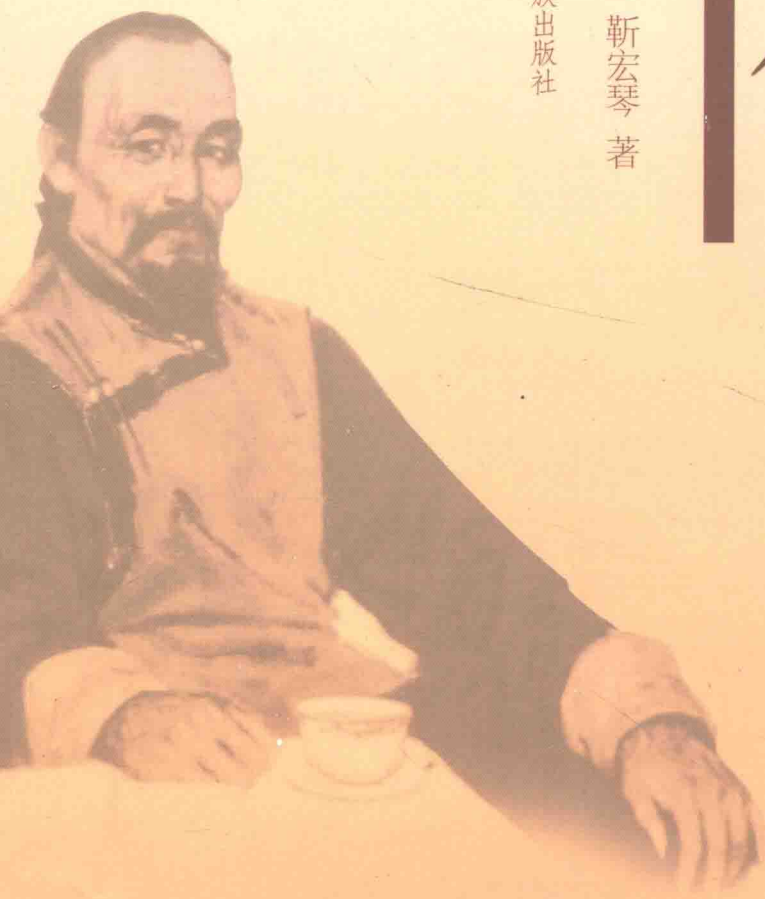


其本格：“七爺，我心裏明白，你為大姐一家，也是為我一枝花，奔波勞碌，身厚肉薄，說感德的話，也就把七爺的這份情意看得太輕了。此次解救小蓮花，周大人能如此大仁大義，令我十分心動，也十分不安！我深知，一個朝廷命官，做出如此的舉動，是會置累身家性命之危的。上



王墨清 靳宏琴 著
辽宁民族出版社

尹湛納希 大傳

中華

地逃離。這一步，不同於民盟巴彥劫掠，那是祇圍不打，而去黑山打，則是要圍其相援呀！王爺：“那怎麼辦？其本格的馬隊已經備足了糧草，不日即要動身啊！”宋王期：“能不能請調和—枝花說以利去，暫緩行動。”周祖製：“不行！被斯務和查戈的高隊已領黑山口趕來，且失去這個糧機，盤戈得逞，就放身于放虎歸山。……長則，令全部馬隊速傷得擊。

尹湛纳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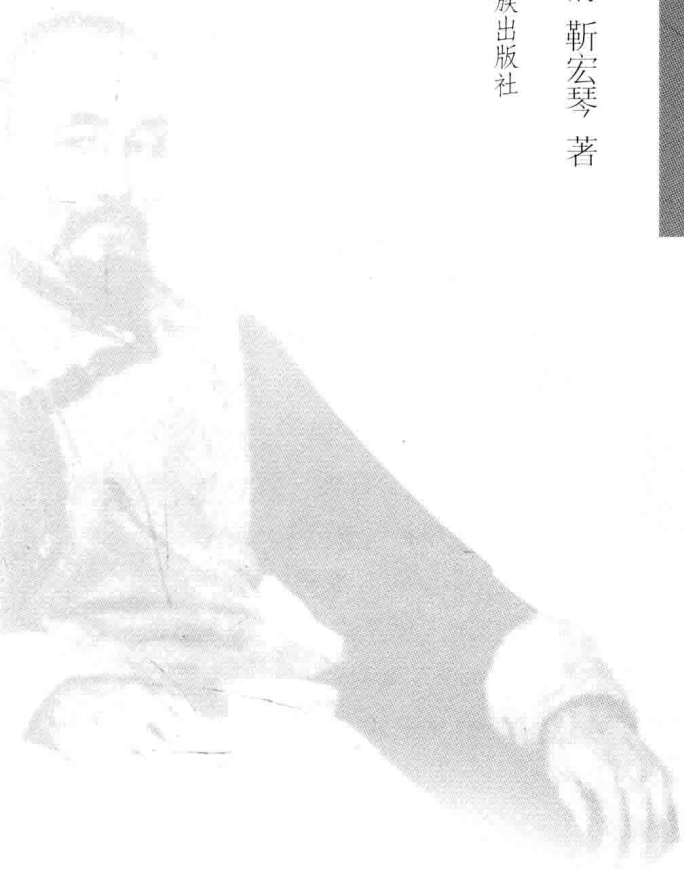
尹湛纳希

大传

中华

王墨清 靳宏琴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尹湛纳希大传

第十八集

YINZHANNAXIDAZHUAN

案中有案

1. 介寿堂

嵩威丹忠、尹湛纳希向满优什卡请安。

满优什卡凝眸锁眉，示意两个儿子落座，说：“昨天，本是旗王爷为死在战场的官兵举办大祭，办盂兰盆会。哪料想，又是让人们闹得沸反盈天的，咳！盼着六儿袭职，眼下看，你这个掌印协理台吉也是难当啊！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，不必为我多虑，旗府里的窝里斗已非一时一事，再说，有王爷主持大政，我只要出以公心，局面还能撑持着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六哥，时事繁巨，你一个人的公正，又有什么用？再说……”

满优什卡一扬手，止住尹湛纳希的话，说：“七儿，自打你六哥到王府应差，就没见你说过一句烧火添柴的话。张嘴不是乱挑剔，就是泼冷水，日后，你要检点自己为第一，万不可给你六哥惹出什么麻烦来，我就烧高香了！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有所不知，有七弟常吹吹冷风，挑挑毛病，我办事反倒踏实多了。”

满优什卡笑了：“老七身上的毛病，有的就是你这个当哥哥的惯出来的。七儿，平日里不能总是和箭丁们瞎搅和，好好守住你那个书房就行了！……倒是有件事情，我早就想同你们哥俩说说啦。”

嵩威丹忠和尹湛纳希目光一碰，静待满优什卡的下文。

满优什卡：“我就是不说，你们也应该想到。惠如眼见着就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你们哥俩有什么想法，说来我听听。”

嵩威丹忠：“当儿子的自然是要依额吉的主张行事。”





满优什卡：“嗯！我思谋着，论身份、人品、模样，我这个闺女不说是百里挑一吧，可也说是上样的啦！只是，人太过于机灵，又只好读书不学女红，有违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。虽说不愁媒人踏破门槛，可选得一个门当户对，又能称惠如心思的，怕也是难啊！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那是祖上学得的汉人的规矩，不可全做数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六哥，汉人的规矩也不尽是不好。论起诗书画来，哪一样不是学汉人的，汉蒙一家嘛！额吉，你这么偏心我四妹，我和六哥从今儿起多多留心，一定会给您老人家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婿就是啦！”

满优什卡笑着说：“不管什么话，只要从你嘴里出，不是捎枪带棒，就是有刺儿难摘，我夸几句惠如就算是偏心啦？平日里，你们事事都纵着她，惯得惠如一身的毛病，我还没找你这个当哥哥的算账呢！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，这件事情，我们哥俩留意着就是啦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好了！方才我夸惠如的话，可不准传给她，免得她又得跟我来缠磨发娇啦！”

嵩威丹忠和尹湛纳希诺诺连声，退出。

2. 静远斋外

官布匆匆走来。

3. 静远斋内

侍女秀玉迎接官布：“官布先生，四格格说请您在这稍候，她去取一样东西就回来。”

官布颌首，走进内室，香玉捧上茶，退在一边。官布见正堂原来挂着“静远”二字的条幅换成了他为惠如写的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的词句，不觉心动，问：“秀玉姑娘，记得这里原是悬挂着“静远”两个字的条幅，什么时候换成了这幅《爱莲说》的词句啦？”

秀玉：“官布先生有所不知，这里原是翁牛特旗鲍家格格满德日娃的居处，这面墙上挂的是一幅我们七爷和满格格共同画的“秋罗并蒂”的画。满格格走了，把画也带走了。后来，秋竹姐姐来了，画了一幅“墨荷图”，被七爷挂在这儿了。再后来，秋竹远嫁到杭州去了，把画带走了，这面墙就空了下来，还是五爷为劝解七爷，才提笔写了“静远”两个字，着人裱好了挂在这里的。惠如格格讨得来您的这幅字，七爷看着字好，意思也好，便叫人裱好了，由惠如格格亲手挂在这里的。”

官布不觉为秀玉口齿伶俐所感，说：“到底是书香门第，连秀玉的谈吐都是这样的讲究条理。”

秀玉：“官布先生快不要这样说。”

官布：“至少得说是你们格格、七爷调教有方吧。”

秀玉：“要说格格、七爷待我们如家人倒是真的。”

官布用手抚摸着字幅，一尘不染。

秀玉：“惠如格格对这幅字，每日都要亲手拂尘，细心呵护的。”

惠如双手托着一个锦盒进：“秀玉，你在背地里说我什么呢？”

官布：“惠如妹妹，秀玉一直在对我夸你呢！秀玉告诉我，这面普普通通的墙，虽说不上是风云际遇之处，可也算得上悲喜更迭之地啊！”

惠如一时不解，笑了说：“官布哥，你又摆学问，我还真是一时难得闹明白呢。”

官布：“不是摆学问，是秀玉讲了一段这面墙的史说故事。”

秀玉：“格格，我是说，这墙上原是满格格和七爷画的一幅画，后来是秋竹姐姐的一幅画，再后来就是五爷写的一幅字，如今是格格你悬挂在这儿的一幅官布先生的字。”

惠如：“咳！我还以为……哎！打《红楼梦》说起，看上去是女儿们锦衣玉食的荣国府，说实了倒是悲泪难诉，肝肠痛断的监舍牢笼。几年的光景，我们这里又何尝不像庆和班的戏台，演了一出又一出啊！”

官布：“惠如，你能这样想，自然是不俗。不过……”

秀玉摆上茶，退出。

惠如：“官布哥……”

官布：“惠如，只要人心向甘，总会有悲泪诉尽，肝肠不痛的时日。”

惠如：“要真的有那样的时日该有多好！”

官布：“那样的时日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。只要我们去苦斗，去抗争，去不舍地寻找。”

惠如：“官布哥，你们男子的心胸、志向，我们怎能去比得了啊！”

官布：“惠如，你知道吗？在大洋那一边的英吉利、法兰西诸国，女人一样地做事，甚至参战。”

惠如：“就像古时候的花木兰、穆桂英？”

官布：“怎么说呢……花木兰、穆桂英固然是巾帼英杰，可是在人世间，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心目中的幻影，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做事。”



惠如：“官布哥，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们男人……”

官布：“《红楼梦》里，女儿们可都是水做的，都是心灵圣洁的人，男人都是泥做的，都是污秽庸碌之辈。”

惠如：“那，贾宝玉也是污秽庸碌之辈？”

官布：“‘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’，一个贾宝玉就是可以照彻暗夜中的路吗？我是既希望着，又不敢全信。曹雪芹先生笔下真可以说是一字一泪，字字含血啊！……惠如，我看，七哥的《红云泪》和尚未终卷的《一层楼》就深得《红楼梦》的灵性和至理啊！”

惠如：“七哥心里的伤痛，做人的感悟，只是一部《红云泪》一部《一层楼》怕是难以诉尽的啊！”

官布：“是啊！每念及此意，我真的是想依七哥的意愿，再多陪他一些时日，无奈，江南的事情又拖不得。”

惠如捧起锦匣：“官布哥，你到江南协助宋先生办学，我寻思着，我也该尽点力。……这几件首饰，是我多年来积攒下的，放着也是白放着，请你带去，手头紧时可变作一些银两，以解急用，更大的忙，我也帮不上。”

官布：“四妹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这些万万不能收下。”

惠如：“为什么？是四妹不该这样做吗？”

官布：“不，不！”

惠如：“那为什么？你和七哥平日里评论时政，纵论天下，常把顾炎武的匹夫之责挂在嘴边。今日，这几件东西虽说值不了多少银子，可总算是我仿效七哥和你官布先生，尽一点心意罢了！若你执意不肯收下，就是把四妹看做局外人啦！”

官布：“四妹！我知道，你的心早已不在这四面高墙之内……我也知道，我收下的不单是几件首饰。我收下了！意重不言谢，官布唯有不负四妹的心意，才不枉江南一行，才不枉此生！”

惠如：“官布哥，你言重了！只要你能见物如见人，知道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塞北，有人在牵挂着你在办学，我就心安啦！”

官布：“四妹！心事洞明两相知。只是，四妹尚不知官布早已是四海漂泊之人，真的是怕对四妹的一片至诚无以为报啊！”

惠如：“官布哥，亏你还是我的授课先生，怎么竟说出这样没轻没重的话来？四海漂泊，无以为报。在你眼里，惠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官布：“四妹！你误会我的意思啦！我是说……”

惠如：“你不要往下说啦，我不要听，不要听……”

官布：“官布的话若真是有得罪之处，我这厢赔礼了！”

惠如佯做嗔怪：“官布哥，我知道，在你眼里，我总是没有长大的小姑娘，对不对？”

官布：“四妹这样说，实在是冤枉！冤枉！”

尹湛纳希进，朗声大笑，说：“一个伶牙俐齿，一个赔礼喊冤，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！”

惠如：“七哥，你不来评评理，反倒说风凉话。”

官布：“七哥，今日过错在我，是我没把话说明白，得罪了四妹！”

尹湛纳希托起锦匣：“不对吧！”

惠如：“七哥你坏！你坏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四妹！七哥求你一件事。你去替我请五哥过来，若是凤儿也在，就一块叫过来。今晚我们单独在这儿和官布把酒话别。明日，额吉和六哥要为官布饯行，有些话说起来就不方便啦！”

惠如答应了一声退出。尹湛纳希手抚着惠如送来的锦匣，说：“官布，明天你就要南下啦。有句话，一直在我心里存放了好几年……”

官布：“七哥，有什么话，我们之间不都是直来直去的吗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是四妹的婚事。额吉那儿，可是提念过几次啦，要六哥和我早点为四妹物色着呢！”

官布见尹湛纳希语出坦诚，便说：“七哥，你说吧，四妹的婚事，是要我帮忙，还是要我出主意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都不是，你呀，也别绕弯子，这事儿你心里早就比我明白着呢！我看，就差有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喽！”

官布：“七哥，四妹聪明、豁达、心志不俗……可我恐怕是不敢有此奢望啊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这是什么话！论门第，土默特左旗塔布囊府，论人品，我们同对宋先生执弟子礼。这几年，你只要来到府中，四妹的眉宇间就透着心里的欢悦，你是佯做不知，还是在京华另有所钟？”

官布：“七哥，我待四妹，是同七哥一样的兄妹情分。说实话，四妹在我心里的分量，是日重一日。可，七哥有所不知，家父已经卷进了旗府与“老头会”的互讼案，我又心骛四海……七哥，我不忍心害了四妹呀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咳！我当是什么天堑难渡，沟壑难越呢！左旗和右旗之间，已



是几代的姻亲，你的父亲同我们忠信府也是深有情谊。至于旗里政局的变幻难测，本不应该在你和四妹之间形成阴云……这件事，包在我和六哥身上。只是你在去江南前得先回左旗一趟，早日安排媒人前来提亲。之后，我才能放你去江南协助宋先生办学……我早有一愿，你和四妹，不再像我这样，能够两心相悦，过上另一种生活，真正人的生活。”

官布：“七哥！我虽和你情同手足，可是还是没有想到，七哥早已在为我筹划着新的生活。方才，四妹以锦匣相赠，我何尝不明白四妹的情意。可是，想到我官布四海为家的境况，便时时自警，不忍四妹无辜受累……七哥如此待我，官布思来想去，真不知何以为报啊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官布，你是当事者谬！我们不是都相信，人生应该是自苦向甘的吗？你和四妹，是我对明天的瞩望。你难道希望我的笔下，总是触目的血痕和悲伤的眼泪吗？《一层楼》终卷之后，我不应该以你和四妹为蓝本，写一部喜字当头的书吗？”

官布心为之一颤，沉吟片刻：“七哥，我没能像你这样的从人生的高处俯视自己的生活际遇……我祝愿七哥以喜字当头的新作能早日成卷。”

尹湛纳希颌首而笑：“这么说，你答应这桩亲事啦？”

4. 荟芳园

秋菊初放，满园盎然。

官布在尹湛纳希陪同下，同惠如话别。

5. 忠信府外

清晨，早霞初露。

贡纳楚克、嵩威丹忠送别官布。

官布上马，拱手拜别，打马驰去。

尹湛纳希、惠如骑马追去。

半途，尹湛纳希勒马伫立，示意惠如单独送一程。

官布和惠如并马而行。

官布拱手辞别惠如，向前驰去。惠如两眼含泪，扬手送官布远行。

6. 忠信府 东坡斋

尹湛纳希回到书房，刚刚坐下，张福便急步走进，高声说：“七爷！”

尹湛纳希见张福的神情，猛地站起：“张福！又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张福：“大事！焦林朋师爷走镖，过老爷岭时，被一伙不明身份的蒙面人劫了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什么时候？走的什么镖？”

张福：“昨天下半晌，是朝廷拨给东三盟死亡将士的抚恤银子一万八千两。”

尹湛纳希异常震惊：“这不是皇杠吗？什么人敢下这个手？焦林朋师爷现在何处？”

张福：“焦师爷已到朝阳，向钦差文祥大人报了案。文大人怀疑是富凌阿部下干的。焦师爷说，全都蒙着面，若是匪队无此必要不说，也不会是小股人马呀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嗯！蒙面是怕达官们识破真面目。”

张福：“焦师爷命我来向七爷通报一声。七爷若得便，可注意一下旗府内外的动静，但是不要声张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怎么？焦师爷的意思，此案和旗府的人有关？”

张福：“七爷，细情我也不清楚。我这就回朝阳，协助焦师爷办些紧要的事情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好吧！让罗大叔随你一块去朝阳，代我问候焦师爷！”

张福：“也好！”

7. 王府 书房

索特木色登和冯百驹在纱灯下密议。

索特木色登：“冯先生，此次由章京阿克苏尔带队出战，总算是没让箭丁们闹得不可收拾。”

冯百驹：“王爷的妥为处置，有目共睹。不过，这次箭丁们大闹抚恤金，心气齐，势头猛，若是有人在背地里蛊惑，我们可不能不加意提防啊！”

索王：“箭丁们已经出战，此事若再深究下去，于大局不利啊！你没见，眼下，哪一个箭丁营子不都像一堆干柴吗？一点点火星，就可能烧成大火！我这个王爷，上对朝廷要尽忠，下对箭丁要养护，过的是如履薄冰的日子。”

冯百驹：“唉！旗府内，真正能体谅王爷难处的，又能有几人？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对丁合尔，我虽说是当着众多箭丁的面作出了许诺，请朝廷对他予以裁夺。事实上，丁合尔是热河都统的人，我们伤得了吗？眼下，只好给丁合尔派个差事，让他到热河都统府去住些日子啦！”

冯百驹：“这样好！”

绰银贵陪一位会友镖局的达官进。

绰银贵：“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”

索特木色登镇定地：“出了什么事，值得你如此惊慌？”



绰银贵：“王爷，皇杠遭劫了！”

索特木色登趋前两步：“什么什么？皇杠被劫？”

达官：“回禀王爷，在下会友镖局达官，奉焦师爷之命来旗府向王爷报案。前日，在本旗辖境老爷岭，会友镖局押送的一万八千两银子被一伙不明身份的蒙面人悉数劫走。”

索特木色登惊悚得瞪目：“劫匪可有什么特征？”

达官：“一律快枪快马，不像是山里的匪伙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这趟皇杠……”

达官：“关防上明白写着，是朝廷从大内拨给东三盟死伤将士的抚恤金。卓索图盟的要先期押到土默特右旗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这可怎么好？真应了屋漏偏遭连阴雨那句话啦。去年，押往盛京的皇杠，在兴隆台、二道河子两处遭劫，案子至今还悬着呢？这回，怎么就摊到咱们头上？冯先生，一刻都不能耽误，速拟快报，连夜送往热河都统府，喀喇沁盟府。”

冯百驹沉稳地趋前一步：“王爷，如此惊天大案，是要直报朝廷的啊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好好好！直报兵部、户部、理藩院，统统都报。”

冯百驹：“这位达官，这伙劫匪就没有留下蛛丝马迹？”

达官：“这伙劫匪绝非等闲之辈，既知道这趟皇杠的底数，又清楚这趟镖的路线，若无相当的内线，绝不能如此顺利得手。”

冯百驹：“请问走趟子的师爷对破此案可有什么高见吗？”

达官：“会友镖局走北路镖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劫匪，无视江湖上的规矩，亦不买会友镖局的账。焦师爷的意思，王爷恐怕也有破案之责，所以派在下及时前来报案。因公务在身，不多打扰，告辞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这位达官，酒饭和谢银是本府的一点敬意，请不要推辞！”

达官：“王爷，在下不敢破了会友镖局的规矩，告辞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恕不远送。冯先生，京城会友镖局走北路镖，既有经验，又十分机密，没有内线，任是哪一路的匪寇都难知其行踪啊！”

8. 忠信府 东坡斋

尹湛纳希执笔疾书，《一层楼》书稿已盈尺。

尹湛纳希听到脚步声，放下笔。罗廷推门进：“七爷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？”

罗廷：“焦师爷已到了义州。焦师爷说，劫匪中混有官府的人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怎么？混有官府的人，确切吗？”

罗廷：“焦师爷手下的几位达官在和劫匪混战中抓住了一个‘活口’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驻在朝阳的钦差大人不是已急派兵马，四处搜剿了吗？何不把‘活口’送交钦差大人？”

罗廷：“此案来头不善，‘活口’万一出了闪失，案子黑了，会友镖局赔银子事小，砸了牌子事大啊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那，总得设法查找皇杠的下落啊！”

罗廷：“眼下看，这桩劫案还黑不了，除了‘活口’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证人。匪徒行劫时，有一位行商打扮的人隐身树后亲眼看着劫匪得手后呼啸而去。若不是此人相助，‘活口’也脱逃了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行商打扮？高挑个儿，方脸膛，浓眉亮目……”

罗廷：“七爷，你认识此人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我是想起一个人来，也是行商打扮……”

罗廷：“若真是七爷见过的人，这事可就奇啦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罗大叔，备马。一定要请焦师爷找到这个人。”

罗廷：“七爷，咱们赶到义州，恐怕得黑天啦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找到这位行商要紧。”

9. 义州镇 饭铺

尹湛纳希：“焦师爷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？”

焦林朋：“七爷，此人好像并不是路过此地，所以，我是先一步来到镇上等他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焦师爷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很想和此人结交。”

焦林朋：“好吧！只要寻访到，七爷就会和他相见。”

10. 义州镇 吉祥老店

这是北部常见的骡马大店，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三间。东跨院一溜马棚。

冯朴投宿，夜里正欲宽衣解带，暗将一把短火枪压在枕下，只听门被敲响。

冯朴机警地把短火枪插在腰间，顺手抽起一把短刀：“来客请报姓名！”

店伙：“客官，是会友镖局的达官专程拜访您来啦！”

焦林朋在窗外：“冯义士，您不该把朋友拒之门外吧！”

冯朴拉开门闩，门开处，焦林朋深施一礼：“冯义士，达官焦林朋！”

冯朴拱手为礼：“焦师爷，请！”

店伙退出，几个达官站在门外。



冯朴自谦：“焦师爷，区区小事，不必如此多礼”。冯朴将几锭银子推回到焦林朋眼下。

焦林朋：“走趟子这个行当，广交天下朋友最为要紧。若不蒙冯义士嫌弃，焦某人愿同冯义士永结兄弟之好。”

冯朴：“焦师爷过于抬爱了。焦师爷有所不知，我冯朴走商路多年，何不想多几位知交！只是居无定所，云游四方，生怕有交友之心，无尽谊之力，愧对了朋友。再说，我也是一个人独往独来，了无牵挂惯了！”

焦林朋：“冯义士如此行侠仗义，却无缘谋面，实实让林朋挂心不已。今日一见，冯老弟果然气度不凡，确有长者之风。请受焦某一拜！”

焦林朋起身便叩下头去，冯朴忙不迭起身搀起：“焦师爷，此礼太重，冯朴实为一云游四方的小商人，实实承受不起。”

焦林朋亮目恼怒：“难道冯老弟是真的瞧不起我焦林朋，以为镖局达官只知为官府当差，无仁义之心吗？”

冯朴忙躬身赔礼：“焦师爷误会了！误会了！我冯朴何不想多交几位焦师爷这样的朋友！只是……”

焦林朋：“冯老弟，有什么难言之隐，说吧！我焦林朋闯荡江湖多年，还懂得一些各路朋友的难处，林朋愿和冯老弟共同分忧，信得过我，就讲，信不过，我焦林朋已当面向义士致谢，后会有期吧！”

冯朴：“话说亮堂了，我冯朴日后还真是少不了向林朋兄多多讨教啊！”

焦林朋面有悦色：“如此，咱们明日就结草为环，同结金兰！”

这时，吉祥老店被一伙官军围住，窗外一片嘈杂。

冯朴机警地站起，焦林朋挡住冯朴：“冯老弟，有我在，不论什么人，都无须你去抛头露面。”

冯朴：“不！这伙人是冲着我来的，我还应付得了。”

焦林朋：“老弟，大哥见到老弟第一面，我心里就明白了七、八分。这里不是老弟和他们斗法的地方，还是走为上。”

冯朴：“林朋大哥，不必争执了！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凶险，请林朋兄弟到易州庆和货栈送个信儿。”

焦林朋：“老弟！”

这时，一达官神色不宁，进：“师爷，是官府的兵，说是要找一位姓冯的客商。”

焦林朋：“把房前屋后给我把住了！”

达官：“是！”达官退出。

冯朴：“林朋大哥，实言相告，这伙官兵是我有意引到这儿来的。这次皇杠劫案，黑幕重重，我冯朴很想探出点虚实。林朋大哥，既然是肝胆相照的朋友，我也不必隐瞒了。我在这一带已走动了好多天啦。这伙蒙面人，大部分是大黑山下来的。”

焦林朋：“是钻山豹？”

冯朴：“正是！他们百里急驰，在老爷岭外和几位乔装的官府人会合，一律套上了头罩，埋伏在老爷岭下，专等你们步入岭下。”

焦林朋：“冯老弟，那就更不能让官府的人带走你啦！”

冯朴：“焦师爷，你不必为我担心。不过，我落入这伙官军手中之后，你带人盯住了，看他们往哪儿押我。如果，他们往热河押我，就说明是旗府的人仰承热河那面的旨意，串通钻山豹劫了皇杠。”

焦林朋：“这么说，这桩劫案，热河也有染？”

冯朴：“尚不便定论。到时候，请林朋兄相机行事。”

焦林朋：“明白了！”

冯朴在灯亮处一露面，躲在人群中的尹湛纳希眼睛一亮。

冯朴整理背包，毫无惧色，从容地推开门，向亮着灯火的官军们走去。

11. 义州镇 吉祥老店 另一客室

尹湛纳希：“罗大叔，正是此人。富大哥起事之后，牡丹红曾去炭窑同我相见，为避巴勒扎布的麻烦，牡丹红连夜走义州，在山垭口接她的正是此人。”

罗廷：“啊呀！若知他这种身份，早该设法帮他避开丁合尔他们啊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看样子，丁合尔是为劫案来搜人的，还不会知道此人的底细。这样，你暗中协助焦师爷他们走小路，先去王府向索王摸底，如果王爷不知道丁合尔带兵来义州捉人，那就向王爷点破了这层窗户纸，让王爷带人在半路截住丁合尔。这一切，都请焦师爷出面。”

罗廷：“好！我这就跟焦师爷动身。”

12. 王府 客厅

索特木色登：“焦师爷，如此惊天大案，那个敢从中做手脚？那可是无异于飞蛾扑火。放心，我手下的人不会不懂这个规矩。”

焦林朋：“那好！王爷一言九鼎。不过，为了弄清楚丁合尔为什么要抓助我和匪寇格斗的人，王爷可否同我一块去义州路上一见虚实？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焦师爷既这么说，索特木色登只好遵命啦！”





焦林朋：“王爷若这样说，我焦林朋哪里还敢劳烦王爷你啊！”

冯百驹进。

索特木色登：“冯先生，这位是京城会友镖局的师爷！”

焦林朋：“敝人姓焦，小字林朋！”

冯百驹：“会友镖局可不只是名震京华啊，久闻其名，今日得见焦师爷，实乃缘分。”

索王：“冯先生，家里的事情交给嵩威丹忠，你和我陪焦师爷走一趟。”

冯百驹：“这个丁合尔也闹得有点太离谱了。既然带王府的兵去抓人，总该由王爷首肯才行吧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绰银贵！”

绰银贵进：“王爷有何吩咐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备马，我和冯先生陪焦师爷到义州走一趟。”

绰银贵：“噫！”

13. 驿路 小客店

冯朴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。丁合尔带二、三个领催样的府兵，在审问。

丁合尔：“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冯朴：“做买卖的，河北易州有我的商号。”

丁合尔：“你既然是商人，不老老实实做你的买卖，为什么盯上了皇杠？”

冯朴：“怎么？商人就不应该为朝廷分忧，为民解困，出点微薄之力吗？”

丁合尔：“我看你谈吐不俗，绝不会是行商之人。告诉你，我已得到密报，匪首富凌阿的奸细一直在这一带刺探军情。”

冯朴笑了：“这么说，你怀疑我是匪寇的奸细啦？”

丁合尔：“不是怀疑！我看你就是！所以，我要把你直接押到都统大人那儿去。”

冯朴并不意外：“这位军爷，如果认为我是个奸细，理应押解到朝廷的钦差那儿去请赏啊！怎么还舍近求远呢？”

丁合尔一时语塞：“好了！这些废话留着到热河去说吧！押走！”

府兵解下冯朴，往室外推搡着。这时索王、焦林朋进室。

索特木色登：“丁合尔，这位就是你捕获的奸细吗？”

丁合尔有些慌乱：“是是！我正要……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正要押往热河都统府，对吗？”

丁合尔：“啊！是这样，这个，都统麒庆大人有过吩咐……”

索王：“麒庆大人有过吩咐，那皇上还早就有过圣旨呢！既然是奸细，钦差文祥大人就驻在朝阳，我呢也是奉命回来剿匪的……”

丁合尔：“是，我也是正要……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好，我的协理台吉大人，别跟我兜圈子了。冯先生呢？”

冯百驹在室外应：“王爷！”

冯百驹神色异常地进：“王爷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冯先生，你看，这个人……怎么，冯先生，你，认识此人？”

冯百驹：“啊！这个……”

冯朴：“这位师爷，你不认识我啦！”

冯百驹：“啊！认……认……”

冯朴：“你是王府里的师爷，在京里教书时，就名气不小了嘛！”

冯百驹额头有虚汗：“啊！是是……”

冯朴：“冯先生，你是吉林冯，我呢是河北易州冯，天下冯字是一家嘛！”

冯百驹稍释然：“啊！对对对，天下冯字是一家，是一家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既然冯无二家，那就看在冯先生的面子上，松绑。”

丁合尔：“王爷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焦师爷，待查明了这位冯朴先生的身份，再做下一步处置如何啊？”

焦林朋：“一切都听王爷您的定夺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冯先生，咱们得先请这位冯朴先生到王府委屈几天啦！”

14. 王府 山门

府兵护拥着冯朴，骑马走近山门。唐婉文带着女儿娟儿正到山门外。冯朴发现了唐婉文，目光鄙夷，扭头而走。唐婉文则一阵慌乱，羞愧难当，拉起娟儿逃离似地走向东跨院。

15. 王府 客室

冯朴：“王爷以礼相待，冯某不胜感激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不必客气。这里焦师爷、冯先生都不是外人，请冯朴先生直陈其详。”

冯朴：“我是在义州客栈里偶然和几位官兵相遇。只见进来的几位一律府兵打扮，出去时全都换上了江湖上的打扮，因而心有疑惑，便顺路走到老爷岭。就这样，撞上了这场劫案。至于这几位府兵来自何府，冯某实在不知。至于劫匪嘛，我若没看走眼，恐怕是大黑山上的人。”



索特木色登：“看来冯先生对这一带是很知情啊！焦师爷，若没有这位仁兄相助，还真是怕一时闹不清案情呢！”

焦林朋：“王爷，应念在冯朴兄商务在身，您看？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冯朴兄如现在想走，我也绝不留难。”

冯朴：“如此，冯某还真的是急着去收账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不忙，我已吩咐下人为冯朴兄备下点礼银，待打点好了，再走不迟。”

巴勒扎布被丁合尔拉着急步进。

巴勒扎布：“王爷，冯先生，听说来了一位易州的老客。”

冯朴：“在下冯朴，易州庆和货栈掌柜。”

巴勒扎布转身，一愣，眼前即刻幻化出去炭窑路上所遇到的人，竟然就是眼前的这位老客。

绰银贵托着封银进：“王爷！”

索王接过封银：“冯朴兄，有机会到易州，还要劳烦你尽地主之谊啊！二十两封银权做耽误了商务的补偿吧！”

冯朴大方地接过封银：“王爷，后会有期！”

冯朴在焦林朋陪同下走出客厅，巴勒扎布急了，喊：“慢着！这位姓冯的先不要走！”

冯朴沉静地回身。焦林朋焦躁地说：“王爷，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巴勒扎布拉王爷到一侧耳语，王爷一惊：“这可不是儿戏呀！你没看走眼？”

巴勒扎布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看来，我是有意送冯朴兄离府，可天意不允啊！冯朴先生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冯朴摇头，巴勒扎布吼：“我可认识你，在去炭窑的路上，咱们曾打过交道。”

冯朴：“笑话！我从未到过什么炭窑，王爷，这样做可不仗义啦！”

焦林朋：“王爷，就凭这个人一句话，就可以扣人？诸位不要忘了，没有这位冯朴兄弟，皇杠劫案可一点线索都拿不到。”

丁合尔进室：“王爷，九爷说的，可是事关重大啊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好吧！还要请冯朴兄委屈一下，不然，我这个王爷也不好交代啊！”

16. 王府 东跨院 冯宅

唐婉文：“老爷子，你说这不是撞见鬼了吗？谁会想到，在这个地界和他走了顶头碰。”

冯百驹：“咳！不是冤家不碰头。还好，他没认下我，我也就硬沉着脸顶着，总算熬到王爷发话放人了，我这心才落了地。”

唐婉文：“走了？哎呀，我这儿一直提溜着呢！”

冯百驹：“本来可以无事了，可半路杀出了程咬金，巴勒扎布出面证着，说是在炭窑追找匪寇时，和他照过面。言下之意，他是匪伙里的人。”

唐婉文：“这么说，人又给扣住了？”

冯百驹点了点头，唐婉文迭坐在榻上：“我的妈呀，沾了匪伙的边还能有好吗？……不中，我们得救他出去。”

冯百驹：“白日做梦啊！府兵里三层外三层把得那个严，你怎么去救？再说，咱们以什么名义去救？告诉你，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，任他去吧！咱们若一露面，你对人说得清吗？”

唐婉文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可是你的大儿子！父子反目，那是家里的事，对外，再怎么说不该能救不救啊！”

冯百驹：“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再说，咱们要是亮明了和他的关系，我好说，不管有啥说法都是父子，你呢？”

唐婉文：“先生是要大义灭亲啊！”

17. 东跨院 冯百驹居室

唐婉文一直在假睡，待冯百驹睡熟，悄声起来，穿衣，出门。

18. 王府 后院监舍

唐婉文匆匆走近监舍，被在一旁等候的绰银贵迎住。

绰银贵：“冯夫人！”

唐婉文：“你是谁？噢！绰总管呀！真是巧啦！”

绰银贵：“冯夫人，不是巧啦，而是我专程在这儿恭候您冯夫人呢！”

唐婉文：“绰总管，您是不是太过于操心啦？冯先生可从来对你不薄啊！”

绰银贵：“若不是冯先生对我不薄，我还顾不上这一层呢！敞开天窗说亮话吧，这个冯朴，和冯先生是什么关系？和你冯夫人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唐婉文：“绰总管，冯姓天下是一家，别的还能有什么关系？”

绰银贵：“夫人，这就是你的不仗义啦！合着我绰银贵深更半夜自找没趣来啦？”